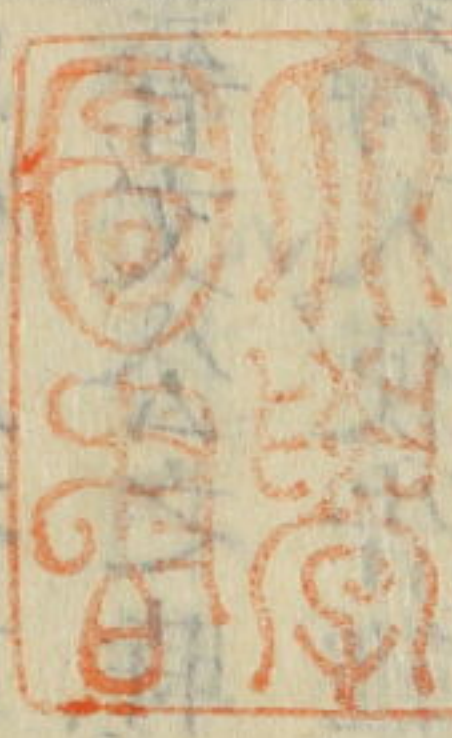


□ 13
3210
5止



3210
卷 5

新序卷第九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昭和十八年二月三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大足節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狄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

僖二十五年及七年
居不廣西晉唐四

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享之陽樊溫原攢

僖八年 晉世家

臣權勳北魏聖宗
淮南人及河 郭進下過
救渠僖八年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
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
周語上七十四
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
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
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
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
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後十三所以事

通穀澤作達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
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
公曰官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官之奇知固
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儒又少長於君通心則
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
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官之
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
唇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

新序

卷九

三

號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
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
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
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官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
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官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
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
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
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早方

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
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
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隣也隣之
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
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

左傳昭四年

晉嬴君圖之秦兵詭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
 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
 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
 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
 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日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
 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龍以請於諸侯

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
 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
 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
 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
 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
 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夫其守字若何平左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于左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

賈左傳作賈

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

管蔡世三
此矣

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

余恐奔毒於我也說權謀十六石吾未仁即人之不我信也

*高之更法
韓非子
學下注
趙世家*

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警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
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
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
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
疑矣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
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
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

韓子南面十特文
可考見

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用兵器備各
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
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
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
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
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
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
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
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

緒衣
尚書天官
說苑復園
又荀子正論也

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秦策 上十四 張儀傳

史策同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
 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
 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
 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
 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
 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
 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
 魏以鼎守楚以地守魏以鼎守楚以地守魏王不能

齊韓宜易地
 燕作齊韓周
 未種宜則存字
 史亦作存韓周
 田成城後策仍存字

史記本傳
 秦昭襄王策

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
 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
 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
 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
 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
 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
 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記作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

吳越春秋思循江河盡歸甄淮

祝注屬日音
大丘多功也
水潦漏也
之家河作汪考

史記作靡之比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為越人所禽於三渚之
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
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
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
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曰躍躍小雖乃元龜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
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
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
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隳剝腹絕腸折額捐頸身首分離暴骨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為群虜者相及
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
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下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齋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
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
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銜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泗北必回攻楚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陽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柱注史作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

要約曰史記秦五
 拱手之一柱
 五

新序

卷九

十二

全者全楚也
此等句例皆然
虞之信 孝成之策

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略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疆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東甲而赴之樓昌曰
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
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
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
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

昌子五

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
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
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
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
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
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

亡其於無乃
亡其於子見

非人臣之所欲望
非人臣之所欲望
右說善死
客人所好者
客人所好者
右十過

吾與列地以安者
對不詳也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
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
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守令
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
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

此亦於作文者宜識

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
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
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
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新序

卷九

新序

卷九

百八福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

魯下十五
 七
 八
 九

秦地，**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為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

在五天地為其
一不如其二

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
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
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詭何也曰吾且因疆而
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
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
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下何
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
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

趙

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
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
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
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
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
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
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
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

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
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
指而請構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
以亡矣

趙孝成王策
虞卿信也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
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
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
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

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
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使虞
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相
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第十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齟保宛城堅
 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
 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
 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



史
淮陰傳
二

定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
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死
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死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
莫如約死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
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死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
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旣用滕公蕭何

之言握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
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強孰
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
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
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
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飲
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劄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
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

又昔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
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採秦弟
子數歲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
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
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民史注

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
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
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
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計項
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秦二世元年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
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

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
 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
 以食為天夫厥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令諸過
 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
 却自奮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
 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
 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
 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厥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
 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厥倉塞成臯
 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
 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
 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
 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凡下也臣請
 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新序 卷十 五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
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
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
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
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
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
賂卽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
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
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
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
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
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
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
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卽聽

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分牛之少亦二
走何之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示

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
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
誠用容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
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
 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信數失期不會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
 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
 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

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
 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
 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
 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
 房自擇齊二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
 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齊二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
 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

心於是高皇帝在維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

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成隴西過維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維陽豈

漢書五十五
卷十
新序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
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
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
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

制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
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
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
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滎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
 待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
 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
 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有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
 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
 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

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
 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求安婁敬
 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
 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為建信
 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
 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
 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
 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
 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

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
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
益乎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
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
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
異問之間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

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言曰澤所
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
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
爭太子上下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
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
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
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

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爲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聳，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

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

使布聞之，卽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

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二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悶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

任讀の社

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

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間暇也投積其鞍如管壘也

韓安國

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
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
親至今爲垂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
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
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
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效臣故曰勿擊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
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
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

溼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二行者垂泣而倪於
兵夫以天下未办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
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
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
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
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
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樁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氏
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
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
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
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
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
繆公都雍郊地方二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

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
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譬如以千石之弩射雍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
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
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後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

北發韓也國名
注劉敬曰國名
大輿記問地
呂子雍塞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
 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
 從行則追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
 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
 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遞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
 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
 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誘以

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
 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
 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
 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
 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樵車相屬寇盜
 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
 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
 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

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
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

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誑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
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享於二十歲... 二月吉且

金... 本...

東都

金華平玄仲訓點

享保二十歲

丁卯二月吉且

晏子春秋

李于鱗明詩選

嗣出

江府書舖

錦山堂

植村藤二郎梓行

